

瓜里悟道，霍火报恩

——平湖灯会里的百姓

■ 朱昕艳

“储家湾里竹棚连，元夕花灯无数悬。走马斗鸡新样巧，游人争买不论钱。”这首清代文人张云锦的竹枝词，生动描绘了两百多年前平湖百姓购买元宵花灯时的情景。那天，当湖城里卖花灯的竹棚一个连着一个，无数售卖的元宵花灯悬挂在竹棚上，令人眼花缭乱；看到样式新奇巧妙的走马灯、斗鸡灯，游人争相购买，根本不计较价钱。可以想见，这是一个怎样“灯如昼”的敞亮夜晚！平湖人爱灯，爱光明，爱好日子，爱得心明眼亮。元宵灯会作为我国的传统民俗，千年来自是深受百姓喜爱。只是，在瓜乡平湖，当地人最爱的还属身边的西瓜灯会。

耿耿丹心方寸中

平湖何时开始种植西瓜无从知晓，但一代代平湖人凭借聪明才智和精巧手艺，经不懈钻研提升西瓜品质，使平湖西瓜脱颖而出，在明代嘉靖年间被列为皇室贡品，天下闻名。平湖人种瓜之余，刻瓜自娱。清代平湖举人徐锦华在他的《咏西瓜灯》诗中写道：“曾折风荷制碧筒，传灯复剖玉玲珑。水晶球带轻烟绿，翡翠笼含冷焰红。一片清凉心忽热，十分圆满腹偏空。官闲漫笑如匏系，耿耿丹心方寸中。”只见诗人先将西瓜剖开去瓤，往里面放入蜡烛点燃。烛焰透过瓜皮，将玉玲珑般的西瓜映照得透亮如水晶球；西瓜皮自带的纹理在光的透射下，泛出轻烟似的碧绿，缠绕镶嵌在水晶球上，仿佛将其雕饰成翡翠笼，似真似幻。当诗人沉浸于自制西瓜灯带来的绿色清凉时，忽然感受到灯芯散发的温度，心头为之一热，他发现，外表十分圆满的瓜灯，内部除了那一点拼命闪烁的红色焰火，竟空空如也。而他为官久久不得升迁，旁人都笑他如被搁置的匏瓜，不受重视。但是，他实则恰似这外冷内热的西瓜灯，也有一颗火热的赤胆忠心。

徐锦华在民国《平湖县续志》(卷八·人物列传)中是这样被记载的：“徐锦华，字朴甫，号秋宇。咸丰辛亥举人，考取景山官学教习，除江苏太仓州州同。初至，入吏治馆，月试屡冠其曹。署靖江、丹徒知县，有声。屡充乡试同考官，尤称得士。耿介不善逢迎，致仕归，日手一编以诗古文辞，接引后进者不及。工匠，活人无算。卒年七十五。”他虽是微末小吏，但对业务丝毫不懈怠，其吏治考核屡次居首。哪怕只是去代理知县职务，任期内也尽心尽责，干得有声有色。由于为人刚正耿直，不善于阿谀奉承，他的仕途没有更进一步。他辞官归家后，每日与诗书为伴，热心提携后辈，唯恐自己做得不到位。精通医术，救活的人不计其数。徐锦华的经历与西瓜灯何其相似，事业上虽未显达，那颗“耿耿丹心”却很燃，温暖了他人，圆满了自己。一盏西瓜灯，照亮的何止是徐锦华的人生。

平湖西瓜灯历史悠久。清代张逢年《咏怀堂诗存》中的《西瓜灯》一诗，是现存史料中最早描绘平湖西瓜灯的诗作，证明平湖人至少从乾隆初年就开始雕刻西瓜灯。迄今为止，西瓜灯照亮平湖人的生活至少有三百多年。在盛夏的夜晚，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，提着瓜灯相聚纳凉。此时，大家不只是在比拼自家西瓜的大小、刻瓜技艺的优劣。瓜灯上雕刻着的花草虫鱼、祥禽瑞兽、神话传说等图案，将众人的心思与见识展露无遗。孩子们的瓜灯上，跳动着发现新事物的喜悦；青年人的瓜灯上，洋溢着向往爱情的甜蜜；中年人的瓜灯上，承载着对儿女的期望和对长辈的祝福；而智慧的长者则把“桃园结义”“岳母刺字”等故事刻到了瓜皮上，借着瓜灯聚会的时机，将礼义廉耻传承。

西瓜甜蜜了平湖人的生活，西瓜灯更是点亮平湖人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灯，这使得平湖西瓜灯会历久弥新。1991年，为庆祝撤县建市，平湖正式设立“平湖西瓜灯节”，将民间灯会升格为官方固定节日。2003年，该节日更名为“中国·平湖西瓜灯文化节”，被赋予新的内涵，它将成为平湖的一项特色文化活动，承担起招商引资的使命，助力平湖经济腾飞。崭新的时代，西瓜灯依然熠熠生辉，为丰富平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光添彩。

不过，在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重要影响力的西瓜灯会前，平湖还有一个霍光灯会，曾照亮了平湖人民一段暗无天日的岁月。

年年朝献霍侯官

“灯彩增辉烛影红，年年朝献霍侯官。犹闻仗剑巡湖浒，当日金袍御寇功。”(清·陆棋斗《当湖竹枝词》)诗里的“灯”是为霍侯“御寇功”而红。平湖民间口耳相传最广的故事是：明嘉靖年间倭寇侵犯平湖，夜晚倭寇看见城头有一巨人在东湖洗脚，身旁挂着“霍”字大灯，惊吓得连夜撤退。为感恩霍光护城有

功，平湖百姓在显忠庙举行祭祀活动，并于每年霍光诞辰的农历四月十八日的前后三天，举办灯会，以示诚敬有加。这或许就是霍光灯会兴起于明代中后期的缘由吧。

平湖市图书馆《故纸里的记忆——民国平湖报刊展》中的《民声报》民国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三版有“昨日为霍诞灯汛之第一日，街上红男绿女，往来不绝”的记录；《平湖商报》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第五版记载了“霍诞来平，饮于洽生，凭窗眺望，只见人头滚滚”的灯会拥挤之状。说明霍光灯会直到民国，还活跃在百姓生活中。

陆诗中提到的“霍侯官”就指祭祀霍光的显忠庙，始建于北宋，远早于明代的霍光灯会。天启《平湖县志》收录的《显忠庙记》交代了建庙的时间、缘起。全文如下：

显忠庙记

大观度寅冬，鲁广陵秩满，腊中归省亲，道经吴江，寒甚，一夕震泽冰合。既抵家，乡人皆言曰：“昔湖中冰厚几尺，有物自东北趋西南，轰然有声，冰碎如粉，夕即还，如是三日乃已，此何异耶？”詹曰：“异，我不得而知之。第闻吴主孙皓尝被疾，时有神降于小黄门，云：‘华亭城塘风涛为害，非人力能防。古海盐县治一旦陷为湖，无大神护。臣，汉之功臣霍光也。臣部党有力，当镇之，可免。’”翌日疾瘳，立庙小金山。乡人盍相与築宫湖上，谒度昭惠，以镇此土乎？金曰：“兹众所祈禱者。”即卜爽垲之地，占湖山之胜，乃营庙宇，乃严神栖。自是远近翕然，结社会拜者轴舫相銜也。窃尝谓生为伟人，则没为明神，必有大功德于民，随其所向，而追想世奉祀之，如大禹之于会稽，泰伯、季礼之于姑苏，伍子胥之于钱塘，马伏波之于南海，韩文公之于潮阳便是。惟忠烈公策名孝武，拥昭立宣，厥功懋焉。是时汉都长安，距吴会为远甚。又公之没，更两汉，历三国，已数百年矣。乃託吴主之疾，肇建金山之祠。數錫阴飢，宏庇海邦，此何理耶？噫！人心神矣乎。其疾俯仰之间，再抚四海之外。生今一世之杰，没兮有不亡者存，如月在天，有水则现，舟行月移，东西南北，随所向而见之。若黄石公之于仙州，张渔阳之于鄱邑，民猶尸祝之，矧夫忠烈严严，精爽凛凛，发祥炳灵，感应如響，曾何久且远之间耶！时愈久而民之祀愈繁，道愈远而民之祀愈广，神妙莫测，恒容拟议哉？公之勲业，青史焕然，而钱氏谓之冠军，非是。我宋重熙，百神受职。宣和二年始赐额曰“显忠”，后三年，诒封“忠烈”。公虽冠五等之爵，尚迟显册之颂，庶哉崇极而修神祀也。丙午春，詹归自京师，祇款祠下，至，未就绪，慨叹久之，而取其事者，舆议弗允，亟告县大夫而易之。明年冬，闾阎司还朝，过家上冢，乃见庙宇屹然，拥以虚亭，翼以修廊，旁列攸司，各有次第，高明轮奐，庭疏翠飞。徘徊谛观，目眩而心肃焉。因哀始末书之石，式告来者。鲁詹撰。

作者鲁詹(1080年—1133年)即为建显忠庙的发起者。他还是有“鱼头参政”之称的宋代名臣鲁宗道的曾孙，平湖解放路城隍庙南面的三登桥就是为纪念他和鲁詹、鲁鲁三兄弟先后登进士第而得名的。

鲁詹先向平湖乡亲讲述了一段奇闻：吴主孙皓曾经患病，当时有神明附身到一个小宦官身上，说华亭一带的盐田受到的风浪灾害，不是人力所能防控的。过去海盐的县政府所在地，突然沦陷为湖，就是没有大神守护的缘故。他是汉代的功臣霍光。他的部属众多，力量强大，如果派他镇守此地，便可免除祸患。孙皓第二天就病愈了，命人在小金山建了庙宇供奉霍光。鲁詹接着询问乡亲们能否一起出力在东湖边修建庙宇，极尽虔诚地向神明求福泽，从而镇守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众人齐声回应说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。最后在鲁詹的组织下，庙宇修建完成，皇上赐匾额“显忠”。这就是当湖显忠庙的由来。

平湖地貌与华亭一带颇为相近：湖地东南薄海，潮口壮于天，食土之皮，是资盐不宜和秬，木首而草趾，半在山，半距海，地切亢，莫与水比也。(天启《平湖县志·輿地之三》)平湖东南部濒临大海，海潮入口处声势浩大，土地表层盐碱化严重，只适合产盐。行政区域一半靠山一半临海。田埂高出地面数仞，无法引水灌溉。平湖历史上在秦末、东汉还曾两次陷湖，“其后土脉坟起，陷者渐平，故名渐平”(明·郭子章《郡县释名·浙江上》)。可见，平湖百姓长期以来深受海岸侵蚀之苦，因而迫切需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。于是吴主孙皓的这个梦流传开来后，逐渐成为千万百姓的梦想，大家纷纷响应，效仿华亭做法，出钱出力，把霍光“请”到东湖边，为他修建庙宇，使其供奉为抵抗天灾的捍海神。

到了嘉靖年间，天启《平湖县志·輿地之四》记载：

“县治旧称僻壤，无城郭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，倭寇扰沿海地，迄无宁岁，至率众千餘直抵东湖。”当时我们平湖的县城所在地(今当湖街道建国南路一带)过去是偏僻的地方，没有城墙保护。嘉靖三十二年五月，倭寇从浙江乍浦登陆，率一千多人直抵东湖，攻破平湖县城，烧毁县衙，侵扰百姓，沿海一带再无宁日。倭寇烧杀掳掠，流尸填河，凶残暴虐如恶鬼临世，一向和善的平湖百姓受其屠戮，惨不可言，认为凭人类的力量是无法打败他们的，需要一位伟大的神灵来降妖伏魔。这时他们再次想到了捍海神霍光，在民间传说中又为霍光增添了抗倭的神力。随着平湖官民抗倭战役的捷报频传，霍光再一次被神化。如沈懋孝《重建显忠祠记》：“后有从腹中脱归者竟言：酋见神人仗剑击之，诸艘檣缆多折断者，以为不利，吐舌连宵遁。呜呼！焦吼而来，夺魄以去，此又非神之力为何也？”大意是从敌船归来的幸存者竞相说，倭寇首领见一位神仙手持宝剑要攻击他们，所有敌船的桅杆缆绳大多断裂损毁。认为是不祥之兆，惊恐得伸出舌头，连夜仓皇逃走。那些倭寇咆哮而来，落魄而逃，这难道不是神力所为吗？就这样，面对人祸时，霍光被升级成了战神。

正如平湖竹枝词所写：“显忠祠庙立河边，保障东南世共传。一自平倭神默佑，张灯街市礼加虔。”(清·陆增《鸚鵡湖棹歌》)显宗庙矗立在湖边，世代相传霍光一直守护着平湖东南方。倭寇作乱时，他又显灵护佑，百姓便举办灯会，表达对他的虔诚之心。

霍光(?—前68年)，西汉大臣。字子孟，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市西南)人。平湖直到明宣德五年(1430年)才从海盐县分出独立设县。霍光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，与平湖均无直接交集。那么平湖人为何会有霍光信仰？鲁詹在这篇记文中说凡是对百姓有大功德的人，大家会在其行善之地，世代奉祀以表追思，像大禹之于会稽、泰伯和季礼之于姑苏、伍子胥之于钱塘、马援之于南海、韩愈之于潮阳便是如此。霍光与平湖，大概也是这样建立起信仰关系的吧。

知春毕竟来何处

“知春毕竟来何处，博陆祠中风俗陈。”(清·陆增《鸚鵡湖棹歌》)从诗中描绘的民俗活动中可见，百姓将春天般的幸福生活归功于霍光。从科学角度看，这些传说并不合理；但从民心角度看，却十分合情。封建百姓被剥夺学习权力，科学认知匮乏，他们以良知去感受评判人间善恶，看似迷信的举动，其实是感恩之情的表达。

那么，这些传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？霍光如何捍海，又如何抗倭？

要了解霍光捍海传说的背景，先看一下平湖南宋文人赵孟坚《海盐县重筑海塘记》中关于当地百姓遭受海患的记录：“吾邑在郡东偏，最为濒海。市洋相距，才二里而近，潮汐侵寻，靡疆妨稼”“去岁风号扇威，推卷斥庐，大害毒事，人几为鱼。”这段文字叙写了他的家乡靠近海洋，潮汐不断侵蚀陆地，毁坏田界，妨害庄稼生长。去年狂风怒号引发海水倒灌，大片田地变成盐碱地，严重危害农业生产，百姓几乎像鱼一样被淹没在水里，生命受到威胁。实际上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沿海地区海岸线会不断变化。在魏晋时期，海岸线内缩，平湖所在区域盐田屡遭海水侵蚀，盐民生计堪忧，急需神灵护佑。

而霍光在盐铁政策上的立场，让沿海百姓看到了改善生活的希望。汉昭帝始元六年，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。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汉武帝时期盐铁官营等战时政策的存废，关涉治国策略的转变。霍光虽未参会，但他作为托孤重臣和实际掌权者，是会议背后的推动者。他支持良贤文学派，废除部分盐铁专营政策，这一举措直接减轻百姓负担，让沿海盐民等群体切实受益，因而深得民心。后来，霍光就被江浙盐民神化为“抗潮护盐”的捍海神。祭祀他的庙宇遍布江浙沿海，平湖也不例外。为百姓着想的人，百姓也时时想着他。

到了嘉靖年间，平湖一开始是怎么抗倭寇的呢？天启《平湖县志·輿地之四》记录如下：“署县事本府推官殷廷兰率众殊死却之，于是都宪王公忬、巡按赵公炳然始用诸生议筑城。赵公亲历县治，相度地宜而鸠材用；工毕日则知府刘憲、早夜督责，身任其劳则推官殷廷兰；迨知县刘存义继至，益殫力经理，规制毕具。三十五年，知县陈一谦复建东北二门瓮城。四十一年，知县顾廷对复加城堞，高五尺，增置窝铺一百十二座，屹然始有金汤之固矣。”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是代理知县职务的嘉兴府推官殷廷兰，率领官民拼死击退倭寇。与此同时，平湖民众深谋远虑，都御史王忬和

巡按御史赵炳然广泛听取民意，筹划修筑城墙。整个修筑工程，官员们分工明确，职责到位，并且亲临施工现场，日夜监工，毫不懈怠。知县刘存义继任后，进一步全力统筹工程，使城墙全面竣工。之后上任的知县，又对城墙扩建、加固。至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，平湖官民同心协力，通过近十年的努力，终于使平湖的城墙高高耸立，有了固若金汤的防御能力。那平湖城墙的实战效果如何？《平湖县志》引明世宗嘉靖二年进士张时彻《新城记》云：“城既成，贼未洞其坚瑕也，聚骁锐数千掩薄城下。我乃闭门乘城，扞以矢石。贼环视仰脚，啧啧指曰：‘城如是，虽百万，其能克乎？’遂踉跄而走。平湖之民盖自是得喘息矣。”城墙刚建成时，倭寇不清楚它的坚固程度，便聚集几千精兵突袭至平湖城下。守城官民立即紧闭城门、登墙御敌，用箭矢和石块奋力反击。倭寇环绕城墙，仰视这座铜墙铁壁，气得咬牙切齿诅咒骂道：“城墙如此坚固，即使有百万大军，又怎能攻破？”于是悻悻而逃。平湖百姓自此一战，暂时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
至于前文提到有从敌船逃来的幸存者描述霍光杀敌一说，实情是：“乙卯二月，倭驾千艘万人来攻城，其酋乘輿先上，流矢向城中者如雨。邑侯襄阳刘公存义连发三矢，酋遂殤，放艘由武塘以去。”(沈懋孝《重建显忠祠记》)倭寇驾驶千艘战船，纠集万余兵力来攻打平湖城。敌军首领乘坐云梯车率先登城，射向城内的箭矢密集如雨。知县刘存义连发三箭，一箭射死倭寇首领。群龙无首后，倭寇溃败，跳上船沿武塘河仓皇逃遁。那些幸存者们崇拜的“神人”正是知县刘存义，是他的英勇善战，让原本看似只有神力才能完成的事，变成了人力可为之事。

不过战后刘存义没有将功劳据为己有，反而建牌坊、写文章，记述战役始末，歌颂百姓和霍光。光绪《平湖县志》引刘存义《建坊记》记载：“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卯时，海寇六七千餘，驾船四百餘号，突至湖边。城上居民矢石铳炮齐发，打死六贼，射死六七贼。贼见民心固守，器械锋利，况城崇池深，野无所掠，势不能止，遂夜遁。有傍东庙居者，来与余曰：‘此金山神之力。贼至时，有童子亲见神扬旗秉剑开衣红者一贼下湖。’有是载？神之惠民无穷矣！是时余疑信相半。继贼归巢，疫疠并作，死不可胜数。有人自贼巢归者，报余曰：‘此金山神之力也。疫死之贼往往见神于黑昏昏夜间，贼不知而问诸人，人始知之，以金山神答之，贼遂无意于此。’吁！神之惠民益无穷矣。夫人有一念之及，尚思称报，况神有如是之惠，而牧民者可知所以图报耶？报则思久，当扬其惠以垂后世，因建坊云。”文中，刘存义盛赞平湖居民临危不惧，“矢石铳炮齐发”逼退倭寇；认可百姓所言霍光显灵神迹；最后展开议论并点明修建霍光牌坊的原因：常人受他人点滴恩惠，尚思报答，治理地方的官员，受神灵如此大恩泽，更应回报神明，且要谋求长久，传扬神明恩德以昭示后世，所以立此牌坊。

刘存义是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和大功臣，在这篇总结性的文章里，他对自己立功之举只字未提，淡然处之，将感恩之心着墨在百姓和霍光身上。他借助霍光这位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，巧妙地将自己和百姓、百姓和百姓紧紧联系起来，形成了巨大的抗倭力量。平湖西瓜灯“耿耿丹心”的光芒，不正源自他的“无心”之处吗？

当然，有恩必报的平湖百姓也不会忘了这位从襄阳远道而来的父母官。光绪《平湖县志·卷九》记载：“在南司东，明嘉靖三十七年，知县陈一谦，祀总督胡宗宪。万历元年，以知府刘憲、知县刘存义入祠，后并祀兵备道刘泰、署知县殷廷兰，因名五贤祠。”知县顺从民意，为平湖抗倭有功的官员修建“报功五贤祠”，让后人永远铭记。

平湖百姓就是这么淳朴大气。不管是哪里人，什么时候的人，只要认为这些人有恩于自己，那就是自己人，世世代代会以建庙、立碑、灯会等物质载体，把他们的精神供起来、传下去、发扬光大。

斯人已去，精神不灭，这也许靠的就是民俗的力量。民俗能将伟人生前的崇高精神，转化为他们身后的神力；这种神力通过文化的传播，再次转化为俗世凡人身上迎难而上、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。从霍光灯会到西瓜灯会，灯在变，传灯者在变，传灯的故事也在变，勇猛精进、平和报本的传灯精神不会变。平湖华灯永续！



1996年6月12日晚，平湖城关南河头古街展新颜。中央电视台(东西南北中)摄制组来平湖城关南河头古街拍摄闹花灯。当摄像师一声“开机”，上百名小朋友将西瓜灯一起投放到市河中，夜幕中盏盏瓜灯大放异彩。旅居台湾的平湖籍同胞黄骥先生盛赞“个个瓜灯如锦，盏盏明灯照水乡”，“瓜灯太美了，它是平湖的特色艺术，地道的东方文化”。

2000年春，平湖西瓜灯在杭州城隍阁和上海城隍庙一展风采，同年7月，平湖在杭城曲院风荷举办了一周西瓜灯展，之后平湖西瓜灯还走进首都北京和宝岛台湾，登上台湾农民丰收节，成为平湖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。

(供稿：张玉观)

平湖习俗·文娱俗

平湖素有“西瓜之乡”的美称。西瓜灯艺术是瓜乡文化中独具特色、声名远播的地域文化。每逢盛夏三伏，刻制西瓜灯自娱自乐，是平湖民间之赏心乐事。

早在清代，康熙年间进士、诗人黄之隽就对平湖西瓜制灯习俗做过考察，还亲自手工制作瓜灯，消夏自娱，并在《唐堂集》中做了如下记述：

瓣少瓢多方脱手，绿深翠浅但存皮。

纤峰剖出玲瓏雪，薄质雕成宛转丝。

小篆曲端篆未了，回文层累积多时。

斜斜整整冰千迭，锁锁钩钩月一规。

苍壁镂为高士佩，湘波剪作丽人帷。

淡浓有色非烘染，窈窕无痕恰蔽亏。

佛火八楞青琥珀，鬼工四面碧琉璃。

好因消暑供清赏，技巧惊人僮是僮。

西瓜灯

子凌波。月光下，各式瓜灯徐徐行走，将欢声笑语洒了一路。

改革开放后，平湖的瓜事越来越兴旺。1985年和1986年平湖连续两次举办西瓜灯赛。几百盏瓜灯悬挂一堂，奇灯争辉，别开生面。1989年7月平湖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西瓜灯会，同时还拍摄了电视艺术片，由著名演员马德华、游本昌主演的《瓜乡游》给平湖的瓜乡文化写下了新的篇章。

1991年，在庆祝平湖撤县设市时举行了西瓜灯节暨商品交易会，展出了能工巧匠们精心制作的光辉历程灯、南湖红船灯、中华腾飞灯、民族团结结灯等，场面壮观，气势不凡，不仅平湖百姓倾城观灯，还引来无数宾客。自此以来，平湖的西瓜灯群众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30多年。